



19th
太阳鸟文学年选
十九周年
1998-2016

2016 中国最佳 散文

太阳鸟文学年选

主 编 | 王 蒙

分卷主编 | 王必胜 潘凯雄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2016

中国最佳



主 编 | 王 蒙

分卷主编 | 王必胜

潘凯雄

Ⓛ 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王必胜 潘凯雄 201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6 中国最佳散文 / 王必胜, 潘凯雄主编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7.1
(太阳鸟文学年选 / 王蒙主编)
ISBN 978-7-205-08791-3

I. ①2… II. ①王… ②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4615 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sh.com.cn>

印 刷: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70mm×240mm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46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艾明秋 赵维宁

装帧设计: 丁末末

责任校对: 金丹艳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8791-3

定 价: 33.00 元

手机微信的启示

王必胜

我自忖也算个新生事物接受者，并不太落伍于时尚什么的，虽然使用手机是在1997年4月，那次在广州，朋友说那里便宜，就带回一个黑乎乎的“诺基亚”，第二天就在单位附近小店里选了号（那时全是1390字开头，众多小店也可上号），用上手机一晃近20年。近几年，手机功能一天一个样，这微信已成为时尚，起先于我不太有兴趣，有一搭无一搭的。最近手机升级用上微信，只是个潜水员，但觉得这劳什子可人，了解资讯，基本不用看电视，读报纸，听电台。掌上浏览，方寸之间，随时，随地，及时，即时，查资料，看新闻，知晓天下，搜寻古今，或者有点八卦、乌龙、黑幕什么，轻松愉悦，不亦乐乎。与人联系，快捷方便，偶尔看一下朋友圈，各路神仙的行迹什么，五花八门，各位亲们晒台上的自恋自嘲自炫，不一而足。择优点赞，或当看客，显山不露水，很是好玩。间或有好文章，读得脑胀眼酸，觉得有意思，拍照留存。于我们，这手机微信的出现，不只是一个信息源，也延伸了阅读空间，或者说，新的技术，带给我们的写作与阅读以很大变化，意义不凡。

说这些，是因这一年一度的散文年选。面对海量的散文作品，我们如何在手机时代的快阅读，分众化的阅读中，认知当下的散文以至文学呢？即是说，手机的流行，微信的横空出世，从以上角度看，对新闻已经是横刀夺爱了，而对文学，也有了不像新闻具有颠覆性的影响，但也影响强烈，至少对于散文，有不小的触动。微信的许多内容，也可作为散文看待，微信的情感表达和交流

方式，可以让文学的阅读变得更便捷，更实用。

微信，是不是散文，也许仁智互见，各自有理。但是，微信的直接，简洁，直率，真切，以及流播之广之迅疾，是不争的事实。对于散文这样精练和短小的文体样式，它较为自然而快捷地融会，利用新技术传播，让文字插上翅膀，轻舞飞翔。在我看来，高雅的文学放下身段变得流行，无远弗届，成为人们实时交流的一个平台，这微信功莫大焉。微信中的或长或短文字，即兴而作，片断感受、零星述怀，或现场实录，或不乏自我的炫耀搞笑，随意地发散在朋友圈中，见事理，见性情，也见智识。由此想到，除了内容的随性、自由、轻松外，文字的精练和精粹，写作的自由放松，也是它有别于那些正襟危坐的文字的地方。

有人说，微信虽小，方寸中有乾坤，是散文世界里一方邮票、一则团扇。从时下散文阅读的角度看，手机微信，是一个潜在的散文世界。也许多年后，文学的文本变得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但是，新的技术，对于文学的影响会是层出不穷，不可小视的。如今，面对发展变化了的阅读，文学摒弃那些高大上的文字，被人诟病的虚伪虚假的文字，多一些灵性、性情，接地气，有烟火味的东西，学一学微信，是有益也有意义的。尤其是与其天然亲近的散文。

2016年冬日 北京

001	序 手机微信的启示	王必胜
001	百年震柳	梁 衡
005	底层情话	从维熙
008	我有南海四千里	刘醒龙
013	永远的田园	熊育群
019	汉之曙光与夕阳红	祁建青
026	孤独者的绝唱——叩访青云谱	郭保林
034	凌云行思	石一宁
037	时光刺绣	席慕蓉
045	飞去来的滋味儿	陈建功
050	“何不就叫杨绛姐姐？”——我眼中的杨绛先生	铁 凝
060	再见，白鹿原！	潘向黎
066	那一晚她心里很难过	刘心武
071	粉丝与知音	余光中
083	我去地坛，只为能与他相遇	杨海蒂
091	中国诗坛流星雨	朱增泉
095	椴树蜜	肖复兴
103	南牌坊18号，永远珍藏在我心中	杨牧之
108	我家的猫和老鼠	毕飞宇

111	中秋归途	郭文斌
117	青青子衿（节选）	刘 洁
134	遥远的春节	杨晓升
138	等闲变却故人心	叶兆言
144	在武汉	林 白
148	诗文里的徽州	刘 琼
152	我们都要脸	白 琳
167	坐在菩提树下听雨	古 岳
176	北站以南	陈蔚文
183	季节，混乱而严整	陈 原
191	在车上	郑小琼
196	册页晚（外二篇）	雪小禅
204	南极行客，星星的孩子	孙小宁
209	写给大理古城里的一位老太太	王国平
216	残院之内 黄昏之后	吴佳骏
229	英伦十二日（节选）	徐小斌

百年震柳

◎梁 衡

地震能摧毁一座山，却不能折断一株柳。

约在百年前，1920年12月16日晚8时，宁夏海原县发生了一场中国近百年来最大的地震，震级8.5，裂度12，死二十八万人，震波绕地球两圈，余震三年不绝，史称“环球大地震”。这远远大于后来我国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。虽已过去近百年，海原大地震仍然是全球地震界说不完的话题。

1920年的中国，民国初立，军阀混战，天下大乱。贫穷落后的西北忽又遭此奇祸。是年秋，海原的小气候突然变好。田野丰收，谷物满仓，梨子硕大无比，直把枝条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而树上秋果未落，春花又开，灿若白雪。当人们正惊异于天降祥瑞之时，进到12月却怪象频频。群狼夜嚎，畜不归圈。平日里温顺服帖的家狗瞪眼、炸毛，疯狂地咬人。天边黑烟滚滚，地心雷声隐隐。深夜里山民静卧窑洞，望见远山红光罩顶，又闻炕下的土层深处，有如撕布裂木之声，令人毛骨悚然，惊为魔鬼作祟。

到16日晚8时，忽风暴大起，四野尘霾，大地开始颤动，如有巨怪在土下钻行。霎时山移、地裂、河断、城陷。黄土高原经这一抖，如骨牌倒地，土块横飞。老百姓惊呼：“山走了！”有整座山滑行三四公里者，最大滑坡面积竟毗连三县，达两千平方公里。山一倒就瞬间塞河成湖，形成无数的大小“海子”。地震中心原有一大盐湖，为西北重要的产盐之地。湖底突然鼓起一道滚动的陡坎，如有人在湖下推行，竟滴水不漏地将整个湖面向北移了一公里，被称之为“滚湖”。至于道路断裂，田埂错位，村庄塌陷等，随处可见。所有的地标都被扭曲、翻腾得面目全非。

这些被破坏的还都是些非生命之物，而受灾最重的当属人，有生命的人。当地百姓一向生活苦寒，平日居住全靠依山挖洞为窑。这种既无梁木支撑，又无砖石为基的土窑，大地轻轻一抖就轰然垮塌，整村、整寨、一沟、一坡的人，瞬间就被深埋黄土之中，如意大利庞贝古城之灾。水灾之患，还可见尸；

火灾之患，还可寻骨；而地震之灾人影全无。所谓“死者伏尸于黄土之中，无骨可葬；生者蛰居于露天之下，无家可归”。震中的海原县有人口十二三万，粗略统计就死了七万余人。有一户人家正在为过世老人做周年祭，请来亲朋三十多人，全数被捂在土中。震后常有孑遗者指某处说：“这里埋我全家。”整个震区在多少年后才大略统计得死亡人数约二十八万人。至今，这仍是全球史上死亡人数最多之天灾之一。当时的甘肃省长给大总统徐世昌的十万火急电报说：“人心惶恐几如世界末日将至，所遗灾民，无衣、无食、无住，游离惨状目不忍见，耳不忍闻”。但北洋政府也只是以大总统的名义，捐一万大洋了事。

海原大地震实是因地球的印度洋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相互挤压所致，与近年来的汶川大地震同出一因。在这条地震带上有两个巨人一直在扛着膀子，艰难地较劲。这种相持，大约千年左右就会打破一次平衡，两身相错，大地轻轻一抖。有案可查，1982年国家地震局曾在当地开深槽验土，探得六千年来，在海原地区这两个板块就有六次因较劲失手而引发地震。第一、二次大约在五千年前，第三次在两千六百年前，第四次在一千九百多年前，第五次在一千年前，第六次即海原大地震，在一百年前。不要小看两个板块轻轻一擦，世界就几死几活，如同末日降临。

远的没有记载，就说百年前的这一次，大地瞬间裂开一条二百三十七公里长的大缝，横贯甘肃、陕西、宁夏。裂缝如闪电过野，利刃破竹，见山裂山，见水断水，将城池村庄一劈两半，庄禾田畴被撕为碎片。当这条闪电穿过海原县的一条山谷时，谷中正有一片旺盛的柳树，它照样噼噼啪啪，一路撕了下去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些柔枝弱柳，虽被摇得东倒西歪，断枝拔根，却没有气绝身死。狂震之后，有一棵虽被撕为两半，但又挺起身子，顽强地活了下来，至今仍屹立在空谷之中。

为了寻找这棵树，我从北京飞到银川，又坐汽车颠簸了四个多小时，终于在一个深山沟里找到了它。这条沟名为哨马营，一听这个名字，就知道是古代的屯兵之所。宋夏时，这里是两国的边界。明代时，因沟里有水，士兵在这里饮马，又栽了许多柳树供拴马藏兵。后几经更迭，这里成了一个小山庄，住着五户人家，过着被外界遗忘的桃源生活。直到1981年由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组成的联合考察队，沿着二百三十七公里长的地震裂缝徒步考察时才发现了它。我们从县城出发，车子在大山的肚子里翻上翻下，左拐右折，沿途几乎没有看到人

家，偶有几座扶贫搬迁后留下的废院子，散落在梁峁沟坎之中。坡上大多是退耕后的林地，树苗很小还遮不住黄土。可想百年之前，这里更是怎样的荒凉寂寞。正当我心头一片落寞之时，身下的沟里闪出一团翠绿，车头一拐，驶入谷底。行到路尽之处，眼前的一棵大柳树挡住了去路。原来这条路就是专为它修的。

这就是那棵有名的震柳。它身高膀阔，站在那里足有一座小楼那么大。枝叶茂盛繁密，纵横交错，遮住了半道山沟。难怪我们在山顶上时就看见这里有一团绿云。沟的尽头依稀还有几棵古柳。脚下有一股清泉静静地淌过，浸润着这道沟。几头黄牛正低头吃草，看见来人，好奇地摆动尾巴，瞪大眼睛。这真是一个世外桃源。欲问百年事，深山访古柳。但我不知道这株柳，该称它是一棵还是两棵。它同根、同干，同样的树纹，头上还枝叶连理。但地震已经将它从下一撕为二，现在两半个树中间可穿行一人。而每一半，也都有合抱之粗了。人老看脸，树老看皮。经过百年岁月的煎熬，这树皮已如老人的皮肤，粗糙、多皱，青筋暴突。纹路之宽可容进一指，东奔西突，似去又回，一如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。这棵树已经有五百年，就是说地震之时它已是四百岁的高龄，而大难后至今又过了一百岁。

看过树皮，再看树干的开裂部分，真让你心惊肉跳。平常，一根木头的断开是用锯子来锯，无论横、竖、斜，从哪个方向切入，那剖面上的年轮图案都幻化无穷，美不胜收。以至于木纹装饰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景，木纹之美也成了生命之美的象征。但是现在，面对树心我找不到一丝的年轮。如同五马分尸，地裂闪过，先是将树的老根嘎嘎蹦蹦地扯断，又从下往上扭裂、撕裂剥树皮，然后再将树心的木质部分撕肝裂肺，横扯竖揪，惨不忍睹。正如鲁迅所说，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。你看，这一棵曾在明代拴过战马，清代为商旅送行，民国时相伴农夫耕作的德高望重的古柳，瞬间就被撕得纷纷扬扬，枝断叶残。天灾无情，世界末日。

但是这棵树并没有死。地震掀断了它的根，却拔不尽它的须；撕裂了它的躯干，却扯不断它的连理枝。灾难过后，它又慢慢地挺了过来。百年来，在这人迹罕至的桃源深处，阳光暖暖地抚慰着它的身子，细雨轻轻地冲洗着它的伤口，它自身分泌着汁液，小心地自疗自养，生骨长肉。百年的疤痕，早已演化成许多起伏不平的条、块、洞、沟、瘤，像一块凝固的岩石，为我们定格了一段难忘的岁月。我稍一闭目，还能听到雷鸣电闪，山摇地动。

柳树这个树种很怪。论性格，它是偏于柔弱一面的，枝条柔韧，婀娜多姿，多生水边。所以柳树常被人作了多情的象征。唐人有折柳相送的习俗，取其情如柳丝，依依不舍。贺知章把柳比作窈窕的美人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但在关键时刻，这个弱女子却能以柔克刚，表现出特别的顽强。西北的气候寒冷干旱，是足够恶劣的了，它却能常年扎根于此。在北国的黄土地上，柳树是春天发芽最早，秋天落叶最迟的树，它尽力给大地最多的绿色。当年左宗棠进军西北，别的树不要，却单选中这弱柳与大军同行。“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柳树有一种特殊的本领，遇土即根，有水就长，干旱时就休息，苦熬着等待天雨，但绝不会轻生去死。它的根系特别发达，能在地下给自己铺造一个庞大的供水系统，远远地延伸开去，捕捉哪怕一丝丝的水汽。它木性软，常用来做案板，刀剁而不裂；枝性柔，立于行道旁，风吹而不折。它有极强的适应性，适于各种水土、气候，也能适应突如其来的灾难。美哉大柳，在人如女，至坚至柔；伟哉大柳，在地如水，无处不有。唯我大柳，大难不死，百代千秋。

我想，那海原大地震，震波绕地球三圈，移山填河，夺去二十八万人的生命，为什么单单留下这一株裂而不死的古柳？肯定是要对后人说点什么。地震最常见的遗址是倒塌的房屋，错裂的山体和沉默的堰塞湖。但那都是些无生命之物，只能苦着脸向人们展示过去的灾难。而这株灾后之柳却不同，它是一个活着的生命，以过来人的身份向我们宣示，战胜灾难唯有坚守。一百年了，它仍站在这里，敞开胸怀袒露着伤痕；又举起双臂，摇动青枝。它在说：活着多么美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扼杀生命。地球还照样转动。

我出了沟口翻上山头，再回望那株百年震柳，已看不清它那被裂为两半的树身，只见一团浓浓的绿云。一百年前，在这里地震撕裂了一棵树；一百年后，这棵树化作一团绿色的云，缝合了地缝，抚平了地球的伤口。我知道县里已经建了地震博物馆，有文字，有图片，但是最生动的，莫如就在这里建一座“震柳人文森林公园”，再种它一沟的新柳。震柳不倒，精神绵长，塞上江南，绿风浩荡。这不只是一幅风景的画图，更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，一本历史教科书。

（原载《人民日报》2016年8月10日）

底层情话

◎从维熙

那是今年年初，我收到一个寄自江西农村的快递邮包。我十分惊愕，因为江西没有我的亲友，打开包裹一看，是一块腌肘子。查看快递单，寄件人叫吴成丰。就在同一天，我去值班室取报纸的时候，值班人员又递给我一个包裹，说是一个湖南女孩送来的，上楼找我见我不在，便把包裹放在这儿了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两条湖南产的鱼干。

这两件意外的事儿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快意。之所以如此，因为这是来自遥远南方的情意，赠物人都是年轻的打工族。给我送咸鱼干的女孩，是我们楼下餐馆的服务员，想必是她春节回乡探亲归来，给我带了家乡特产。平日，我常到这个小小餐馆独饮，随手带去的报纸和刊物，便顺手送给她。她是湖南岳阳地区的高中生，为谋生到北京来打工，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，我想，给她一些报刊能让她与文化相伴，聊以充实枯燥而单调的生活。城市生活五光十色，每天充满各种诱惑，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清纯女孩，好的书刊还可以成为防腐剂，让她在奋斗中不至于迷失方向。我想，她送来的家乡特产，可能是对我的一种答谢吧。

通过邮政快递送来猪肘子的打工者吴成丰在邮件附言中说，年底家里杀了一口肥猪，便邮来刚刚腌好的猪肘，让我尝尝鲜。我想，农村生活相当清苦，杀上一头猪过年，怕是他们一家人新春时节最大的享受了，我怎么能接受这沉甸甸的馈赠呢。但是东西已经邮来了，退回去，无疑会伤害他的心，不退回去，那猪肘子让我和妻子如何下咽？妻子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按快递单上的地址给他家寄去200元钱，我俩忐忑不安的心，这才算安定了下来。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没过上几天，那200元钱又被寄了回来，吴成丰在汇款附言里写上了这样的话：“老师，你们关心过我的冷暖，给过我精神上的火光，我家虽然很穷，但不能花你们的钱。”我和妻子都愣住了。

吴成丰是装修队里的一个油漆工，我和他的相识，缘起于去年冬天他为我

粉刷书房。那是一个北风呼号的日子，室外温度已然降到了零下10度，妻子看见小吴只穿着一件单衫出入于楼内楼外搬运涂料，冻得直流清鼻涕，便把我的——一件羊毛背心送给了他，让他立刻穿在身上。这个小吴当时挺惹我生气的，他说他不冷，死活不肯收下这件“雪中送炭”的暖身之物，直到我发了脾气，才把毛背心穿在了身上。也算是“不打不相识”，我觉得这个小青年的自尊心强得有点出格，内心深处似乎对社会有某种仇视。于是，我主动找他聊天，他对我倾吐的话，让我对打工族生活之艰辛，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。原来，小吴为谋生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曾受过工头的蒙骗，遭遇过社会的白眼，在广州打工期间，还被人打断过肋骨。最最让我想象不到的是，他还是个文学迷——他给我带来了他写的两本厚厚的杂记，其中有古诗摘抄，有对当今诗词的针砭，有对为富不仁者的嘲讽，有对童年生活的回忆……如用文学的标尺去丈量，这些胡涂乱抹的文字还远在文学的门槛之外，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个有个性有理想的青年。

我与他聊写作，谈人生。有一天，我特意到民工们同住的屋子里去看望他，并给他带去一些稿纸和几本书籍。书籍中有我初涉文学时的感悟《文学的梦》，有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《龟碑》。在《文学的梦》的扉页上，我特意把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小说《名利场》中的经典之句送给了他：“生活好比一面镜子 / 你对它哭 / 它也对你哭 / 你对它笑 / 它也对你笑。”我说：“这几句人生格言曾给过我生活的勇气，现在我转赠给你。记得小吴读了这几句话后，立刻对我说：“这对我太重要了，谢谢你，从老师！”

我的书房装修完毕时，已然接近年底。他回江西老家过年之后，便有了腌猪肘子“飞”到我家的事儿。我曾问过自己：那么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，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你行善行得过来吗？不要说我一个文人，就是政府的民政部门，怕是都难以解决他们的问题。然而我的信条是，只要让我碰上了，就不能视而不见，要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温暖。

我又想起十年前，家里进行过一次装修，九只来自湖北的“九头鸟”，一下子飞进了我的家。说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解，我与他们有时同吃，有时晚上还挤在他们之中，与他们一块儿看电视直到更深。我这种十分随意的态度，反而让那些“九头鸟”有点不好意思了：

“您老不怕我们脏？很多涂料味道是很难闻的！”

“您老听湖北话是很费劲的，为什么还爱听？”

“您老是不是在体验生活，准备拿我们做模特？”

“我们走了许多城市，还没有见到过您老这样的人呐！”

当时正是夏末秋初，我让他们轮换着到我的住室里来洗澡，其中有人病了，妻子还尽她医生的天职，为他们打针，让他们服药。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天，是在那年的国庆节，我和这九只“九头鸟”一起喝酒，状若长者与晚辈共欢，还与他们一起拍照，后来我把洗印好的照片，分别送到他们每个人手中。感情交流到此还不算结束，我通过媒体将他们的照片发表在这群湖北娃的老家——黄冈地区的报纸上，让他们的家乡父老都能看到他们的娃儿在北京的生活情况。后来，当这几只“九头鸟”飞到别的城市打工，有的会给我来信，有的路过北京时会给我送来当地的土产，见面后我也一定会把他们留下来，在碰杯中享受与上层酒宴迥然不同的底层之乐。

仔细推敲起来，这似乎是一种精神上的本能，不仅与我出生在农村有关，更与我后来经历过的二十年的底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我经历过苦难，我知道苦难的沉重；我遭遇过社会的白眼，我知道白眼丰富的社会内涵。如果今天的我突然变成只会向上看天，而不会向下看地的“势利眼”，那就是精神的解体 and 灵魂的堕落！

和这些底层百姓的交往，让我时刻铭记，哪怕是看似最不光鲜、微不足道的一群人，也有着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有着他们细腻美好的情感，他们的内心充满着爱，也需要他人的关怀，他们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可爱。但愿城市中的文化人都能“向下看”，更多地关注这些打工族的生存状态。

（原载《光明日报》2016年8月6日）

我有南海四千里

◎刘醒龙

天章南海，人文三沙！

在南海，为三沙纪念馆题写这八个字时，内心非常诧异！

迄今为止，母语中的海字，写过无数次，真正面对这与人类相生相伴的关键景物时，却没有写一个字。与自己相关的这个秘密，曾长久埋藏在心底，不仅不想对别人说，甚至都不想对自己说。我理解山，即使是青藏之地那神一样的雪山冰峰，第一眼看过去，便晓得那是用胸膛行走的高原！我见过海，在北戴河，在吴淞口，在鼓浪屿，在花莲，在高雄，在泉州，在香港，在澳门，在青岛，在三亚，在葫芦岛，在海参崴，在仁川，在芭堤雅，在赫瓦尔岛，在大突尼斯，在纽约和洛杉矶，面对海的形形色色以及形形色色的海，心中出现的总是欲说还休难以言表的空白！

这个夏天，到南海的永兴岛、石岛、鸭公岛、晋卿岛、甘泉岛、赵述岛，再到满天星斗的琛航岛，漫步在长长的防浪堤上，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，随着既流不尽，也淌不干的周身大汗弥漫开来。分明是在退潮的海水，丝毫没有失去固有的雄性，那种晚风与海涛合力发出的声响，固然惊心动魄，那些绵绵不绝，生生不息，任何时候都不会喘一口气的巨浪，才是对天下万物的勇猛！包括谁也摸不着的天空！包括谁也看不清的心性！包括大海以及巨浪本身！天底下的海，叫南海！心灵深处的海，叫南海！防浪堤是一把伸向海天的钥匙，终于开启了一个热爱大海的成年男人关于大海的全部情愫！

拥抱大海或让大海拥抱，这是梦想，更是胸怀。

7月4日正午，从只有零点零一平方公里的鸭公岛上，纵身跃入南海的那一刻，一朵开在海浪上的牡丹花，冷不防蹿入腹中。哪有海水能畅饮？只是咽下这牡丹花的那一刻，心情很爽快。这世上最清澈的海，这海里最美丽的蓝鱼儿，这鱼儿中最柔情蜜意的彩色亲近，这亲近中最不可言说的沉醉！因为高兴，就必须承认，这是自己喝过的最可口的海水！

可口的南海，总面积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，属于中国领海的有二百一十万平方公里。四千里长的中国南海，每一朵海浪都怀有千钧之力，每一股潮水的秉性都是万夫不当之勇。偏偏还有一处独一无二的任谁都会觉得可口的泉水井。橘红色的冲锋舟将一行人送上甘泉岛滩头，走几步就能从沙砾中踢出西沙血战时击爆过的机枪弹壳，看几眼就有老祖宗生命印记的陶瓷残片跃上眉梢。待到从老水井里打起一桶，呼呼啦啦喝个痛快时，那种渴望宛如想痛痛快快地饮下万顷南海。我是喝过了，喝过了还难解心中焦渴，便抱起那只桶，将整桶水浇在头上，那一刻真个是水往身上，心往天上。偌大的南海，上苍竟然只有这丁点的赐予，再多一点的淡水也不肯给。

曾经写过好水如天命，这一刻又明了，天命亦可成为好水。

多年前，偶然读过一段文字，说是在解放军兵种系列中，除了陆海空和二炮之外，还有“第五兵种”。身处南海才晓得，这兵种的最高统帅是一名下士，所率领的士兵只有屈指可数的四名。下士和他的队伍被称为雨水兵，其唯一使命就是在别人盼望风和日丽时，蓄意反其道而行之，盼望老天爷天天来一场暴风骤雨。风刮得越猛，雨下得越大，他们越是高兴。这些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雨水兵自成立之日起，十五年间，用尽各种办法，在永兴岛上收集上苍赐予的雨水一百二十万吨。依照水库容积规定，装下这么些水，需要一座中型水库。在中国人的眼里，南海再大再深，每一滴海水都不是多余的。在南海的雨水兵心里，更是抒写成南海天空上的每一滴雨都不是多余的。

面对这样的甘泉，一个人的情感会因丰富到极致而将其当作天敌，怀恨的理由当然是抱怨其太少。南海的天敌是什么？那个风高浪急的暗夜，我们在前往永兴岛的“三沙一号”上熟睡时，有贼头贼脑的舰船正在我船航线附近游弋。对此恶行当可同等鄙视吗？

在赵述岛却有一种明目张胆的天敌。向南的岸线上，礁盘像是有半个海面大，下水才走两步，就捡到一只疑为天物的彩条球体贝壳。事实上那是海星钙化后极薄的外壳。赤着脚小心翼翼地蹚过海水中密密麻麻的海星，在天敌横行的海底，仍旧生长着一丛美丽如琥珀的珊瑚，偏西的太阳照着海水，被阳光透露的海水浸润着珊瑚，仿佛神话的珊瑚反过来用一身的灿烂，还南海以漫无边际的霞彩。

珊瑚灿烂，珊瑚的天敌海星也灿烂，同样从海水中捧出来的海星的天敌大法螺也一样的灿烂。美是丑映衬出来，爱是恨打造出来的，南海所有的灿烂无比，命中注定要由天敌激荡出非凡的审美格局。就像琛航岛上十八烈士大理石浮雕的壮丽，是与天敌的西沙之战所匹配。

此刻，南海星斗遥远。太过遥远的南海，反而不似任何时候都是遥不可及的别处。只需站在海边，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一颗星，都会是世上最深情的人正家门口深情伫望远方。身处星星散落一样的小岛甚至是小小的小岛上，用这个世上最清纯海水洗过的目光，与同样用这海水洗过的星星相互凝视，譬如美济礁居委会的八十二岁老人与美济礁的相望，谁也不觉得对方渺茫，谁也不觉得对方垂老。用能看清三十米深海的目光，看什么东西都是美妙，看任何人事都是天职，看每一朵浪花都是神圣。所以，在最黑的夜，只要有一丝云缝，南海的星斗们也绝不会错过，即便那云缝只够容纳一颗星，那就用这颗星来闪耀整座南海。

真的不想再提那些热门的太平洋岛屿了！南海的海滩洁白如塞外瑞雪，又像故乡丰收的白棉花。这样的海滩只能是白云堆积起来的。即便是用脚踏了上去，再用胸膛扑了上去，也不愿相信，这是海水与海沙随心所欲的造物。除了天堂，无法想象还有哪里比得了，这一片连一片，每一片都令人不忍涉足。一湾接一湾，每一湾都比另一湾美不胜收的海滩。哪怕是只有零点零一平方公里的鸭公岛，只要开始行走，就会沉醉于扑面而来的万般美妙，丝毫感觉不出自己的双腿正在围着只够隐藏一对，最多两对情侣隐私的小岛绕行。或许天堂建筑师的灵感，正出自对南海诸岛的复制。或许干脆放弃什么天堂，对于人的想象来说，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南海的恩典呢？对人的情怀来说，还有什么比南海更能使人心性皈依呢？

还有那海水，这世界所有现成的话语，都不足以用来表现她的气韵与品质，唯有那渔民平平淡淡地说，做一条鱼，不用奢求做一条青花鱼，也不用奢望做一条红花鱼，能在这海水里做一条奇丑无比的石头鱼便是前世修行的福报。毫无疑问，南海就是一门宗教，唯有使自身回归普通与平凡，尽一切可能不出狂言，不打妄语，不起邪念，不生贪欲，才能保证自己不会在那海天之下羞愧得抬不起头来。没有如此宗教，哪怕变成一只丑陋的沙虫，也会无颜面钻